

宋書



梅字宣明陳郡陽夏人也祖朗東陽太守父

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兄綸高祖領軍長史

蚤卒梅初爲蓋相建威府中兵參事利死高祖

同劉穆之蓋相吳佐誰堪入我府穆之舉梅即

命爲太尉參軍高祖嘗訊囚其目則欲參軍有

於札勝代之於奉中一鑑訊牒催之便下相府



多事款擊虜積穽隨問酬特曾無意謬高祖奇
之即日署刑獄賊曹軌豫州治中僕事義興八
率土斷脣流劫林使獲之執揚豫民以平允
見稱入為太尉主簿後征司馬休之時徐達之
數敗自殺高祖怒將自披甲登岸諸將諫不從
怒愈甚晦前抱持高祖曰我新脚晦曰天
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公嘗已得登
岸賊退走乃止晦美風姿善書畫人自分明眉
髮如黠流涉獵

羣僚莫及從征

陳事晦往往措異同穆之

曰公復有

請不高祖欲以為從事中部以訪穆之堅執不
美終穆之世不遷穆之喪問至高祖哭之甚慟
時時正直喜甚自入閣內參審穆之評問其日
穆出轉晦從事中部宋臺初建為右衛將軍尋
加守中高祖受命於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宮時
穆出進高祖言備禮中領軍侍中如故以佐命功
封武昌縣公食邑二千戶二年行重封鎮西

司馬南郡太守王華大封而議封北海太守
版免華侍中兼轉鎮軍將軍散騎常侍依晉中
三事格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南衛三月高祖不
豫給華劍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
醫藥少帝即位加領中書令與羨之亮共輔朝
政少帝既廢司空公羨之錄詔命以晦行都督

侯軍士負其盛太祖即位加使持節依本位
得慮不得去甚息自廷及發新亭顧望石頭城喜
曰今得脫矣尋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進封
建平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讓進封又給鼓吹一
部初為荊州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鏡詔從叔光
祿大夫澹別澹問晦年晦笑曰三十三澹笑曰
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
老矣晦有愧色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與以金
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質元嘉

二年遣妻曹氏及長子世休送女歸還京邑元是景
平中索虜為寇覆沒河南至是上欲誅袁之等
并討晦聲言北伐又言拜日京陵治裝身及臨傳
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
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嘗曰當遣使與南勿
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嘗以其謀始建三年
正月晦弟黃門侍郎暉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
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汝宗一二
日必一至使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言承天出外

傳亮書西司已定

宗嘗謂

使承天豫立答詔答事以虜實難明正江

內史程道惠得孟陽人書言朝廷定將有大

其事已審使遣輔國府中兵馬多軍樂問討以

小晦晦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復二三日

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曰詔使本無來

如程所說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欲發兵討

其着家見力汝數三人多勸委兵乃立誓戒嚴

謂司馬反意之曰今當自守發兵以三千人

守城備會... 守官... 承情計二三不... 守定守城... 官請解司馬... 感無... 六世... 瞬子世平... 瞬徐傳二公及...

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配衣... 高祖征討備觀經略至是指靡處分... 其宜二三日中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 曰臣潛綠幸會蒙武皇帝殊常之眷外聞政事... 內謀帷幄經綸夷險毗贊王業預佐命之勲膺... 河山之賞及先帝不豫導揚... 臣羨之左光祿大夫臣亮征北將軍臣道濟等竝... 升御膳跪受遺詔載貽話言託以後事臣雖凡淺... 感恩自厲送往事君誠貫幽顯遠營陽失德

自絕宗廟朝野岌岌憂及禍難忠謀協契福
國忘已援登聖朝惟新皇祚陛下馳傳乘流
曾不惟疑臨朝殷懃增崇封爵此則臣等亦
心已亮於天鑒遠近萬邦咸道於聖旨君臣等
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協翼幼主加尊天日
豈復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
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天祚明
德屬當昌運不有所廢將何以興成人之美春
秋之高義立帝清館臣節之所司耿奔不以賊遺

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況貴冑結周牆禍成
逼天下耳目豈伊可誣臣忝居蕃任乃誠匪
懼為政小大必先啓聞糾剔群蠻清夷境內分
留第禁並侍殿省陛下聿遵先志申以婚姻童
稚之日猥荷齒召薦女遷子合門相事君之
道義盡於斯臣羨之總錄百抄翼亮三世年者
乞退屢表疏優旨綢繆未垂順許臣亮管司
喉舌恪虔夙夜恭謹一心守死善道此皆皇宋
之宗臣社稷之鎮衛而讒人傾覆妄生國難天

威震怒加以極刑并及臣門同被擊戮雖未知
臣道濟問推理即事不容獨存先帝顧託元臣
翼命之佐勤於佞邪之手忠貞匪躬之輔不免
夷滅之誅陛下春秋方富始覽萬機民之情偽
未能鑒悉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猶忘忍害
規筭威權先除執政以逞其欲天下之人知與不
知孰不為之痛心憤怨者哉臣等見任先帝垂
二十載小心謹慎無纖介之愆伏事甫介而嬰
亡所之罪若非先帝謬於知人則為陛下未嘗

忘款臣去歲未使反得朝士及殿省諸將書
嫌隙已成必有今日之事臣推誠仰期罔有止心不
圖姦回潛違理順難恃忠賢隕朝愚臣見龍襲到
彥之蕭欣等在近路昔白公稱亂諸梁嬰胄惡
人在朝趙鞅入伐臣義均休戚任居分矣豈可顯
而不扶以負先帝遺旨輒率將士繕治舟甲須
其自送投袂撲討若天祚大宋卜世靈長義師
克振中流清蕩便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申理
究恥謝罪闕庭雖伏鎖赴鑊無恨於心伏願陛

下遠尋永初託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誠則
微臣卽款猶有可察臨表哽慨言不自盡太祖
時已戒嚴諸軍相次進路尚書符荊州曰禍福
無門逆順有數天道微於影華人事鑒於前圖
未有蹈義而福不延從惡而禍不至也故智計
之士審敗以立功守正之臣臨難以全節徐羨之
傅亮謝晦安忍鳩殺獲罪於天名教所極政刑
所取已遠暴四海宣於聖詔羨之父子亮及晦
息電斷之初竝即大憲復王室之讎據義夫之

心以共濟明人神感悅三姓同罪旣擒其二所
之空屬縲紲獄戶苟幽明所怨孤根易拔以順
討逆雖厚必萌然歸死難圖獸困則噬是以爰
款正其旅用為過防京師之衆天下雲集士練
兵精大號響言震使持節中領軍琅山系衛國侯
劉彥之率羽林選士果勁二萬雲旂首路緝甲
耀川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兗之江北淮
南青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七郡諸軍
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永修縣開國公檀道

濟統勁銳武卒三萬支船蔽江星言繼發千帆
俱舉萬棹遄征散騎常侍驍騎將軍段宏鐵
馬二千風驅電擊步自竟陵直至鄢郢又命征
虜將軍雍州刺史劉粹控河陰之師衝其巢窟
湘州刺史張劭提湘川之衆直據要害已蜀杜
荆門之險秦梁絕丹圻之途雲網四合走伏路
盡然後鑿輿効駕六軍鵬翔警畢前驅五牛整
飾惟以英布之氣彭寵之資登陴無名授兵誰
知如以西土之人咸沐皇澤東吳將士懷本首丘

必不自暇

非人必無謀亂亡之役置軍則

演嬰城

鳥散其勢然聖上必恐勤哀愍其罪

由時上民

何辜是用一刑麾之宜示朝旨符到

其即共此

擒時身輕血送若已猖獗先事阻

衛宜翻然

言亂相率以項大刑所加恩贖

各傳亮三

息特蒙全物同往以下美之諸姪

咸無所次

況彼府州之並列王職高國榮在身

雖在

外乃心辰極夫以貴遠後幾則凶遂使

王臨

臨郊雷電皆至朋之恨亦將何及時益

州刺史吳蕭草率之已無可別道產被徵還始至
江陵二州並繫繫沒資以充軍資竟陵內史
殷道鸞為木之郡以議參軍以弟道為冠軍
江陵內史魏留任世猷為冠軍將軍南平
太守劉粹若至局破之者即以劉襲將
軍雍州刺史晦率以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
澤至于破冢於許然蔽奪日光晦乃歎曰恨
不得以此為勤王自領湘州刺史以張劭
為輔國將軍命晦徵京邑曰王

禍難有終宗廟廢陵王世
有本屢被猜嫌且足喪失禮儀通所具積怨犯
上自貽非道皇后輕行位爰登聖明亂之未久職
有所係按車騎大將軍王弘侍中王曇首謬蒙
時私叨竊權要弘於永初之始實不世之惡
元嘉之讓自謂在過浮淺推元嘉委誠之寄
還長嫌隱異同之端曇首往因使功以全主
死而不能光揚今德衰於朝聽其言多詆毀不
具說王事賊人之餘實權之次先王事見前

慶者一分可取而事直在凶猜多萌志事者
縱人入城託疾辭事此都士庚感所爾知以其
啓及主手答示宗叔獻文令宣告徐得三公
周糾使下又令見空云殺其相政事未詳在
都并令學首具送此意又惠觀者人說外人
言事及到彦之謂及不謂無之城內東將數日
之內操戈相待事說數為教造界所請常不自
允此諸事豈有忠誠更契若此者邪自以公
道側情事異人外絕酒禮而宵飲在志願

凡厥上庶社稷不側目又常帶數年相爾

人是何憤憤規總威權不顧國典保祐皇家者
戮之誅效勤社稷者致殲夷之禍晉紳之徒孰
不忼慨遂矯違詔旨遣到彦之蕭欽之擊舟見
龍象即日監利左尉靈檄衆軍已至穆子雖以不
武忝荷蕃任國家艱難悲憤永集若使小人得
志君子道消凡百有殄瘁之哀倉生深橫流之
懼輒糾勸義徒繕治舟甲船艦旦用鈔介敵野
武夫驚勇人百其誠今遣南臺司馬宣璠將軍

庚登之統參軍事建武將軍建寧太守安泰宣
威將軍昭弘宗參軍宣威將軍王紹之等精
銳一萬前鋒攻討南蠻參軍張武將軍魏俊統
參軍宣威將軍陳珍虎旅三千參軍事建威
將軍新興太守賀嶺甲卒三千相率取越南蠻
參軍振威將軍郭上早鐵騎二千水步齊舉大軍
三萬駱驛雷趨行以冠軍將軍竟陵內史河東太
守謝遜建威將軍南平太守謝世猷驍勇一萬
留守江陵分命參軍長寧太守雁應期步騎五

千直出義陽司馬建威將軍行南義州太守
趙之統軍司馬振武將軍胡崇之精悍一萬北
出高陽長兼行參軍寧遠將軍朱濟之步騎五
千西出雁塞討劉料並破之陽亦兵尚速指
景齊奮諸賢於一固國恩情兼美與合誠忘士忘
身之日義夫若續之秋見機而動至風而不待
勦晦至江口到彥之已到彭城洲庚登之據巴
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
此共有兩耳禮征北守至東軍方強唯宜速戰

登之樞柱使小將陳祐等大獲財帛數千斛
於颶橋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臾以緩戰期
晦之遂停軍十五日乃攻蕭放於彭城洲中
兵參軍孔延秀率三千人進戰蕭放於陳後
擁自衛又委軍還船於是大敗延秀又攻洲口
柵陷之彥之還保隱圻晦又上表曰臣聞凶邪
賊國先代成患說豎亂朝異世齊稱故趙高矯
富秦氏用傾董卓階亂漢祚伊履聖哲王宰世
大明災臨未能使其漸弗興茲書不作庶臣王

弘等竊聖小威權與造禍亂遂與弟華內外影響
同惡相成忌害忠賢圖希非望故司徒臣羨之
左光祿大夫臣亮橫被酷害并及臣門雖未知
征北將軍臣道濟存以不容獨免遂遣蕭放
彥之等輕舟見襲悉偽之甚一至於所次之及
亮或宿德元臣姻婭皇極或任總文武位班三
事道濟職惟上將扞城是司皆受遇先朝棟梁
一代臣昔因時幸過蒙先眷內聞政事外經戎
旅與羨之亮等同被齒盼既經啓王基協濟大

業爰自權輿暨于揖讓誠積雖微仍見紀錄並
蒙丹書之誓各受山河之賞欲使與宋升降傳
之無窮及聖體不預穆下無吉召巨等四人同
升御牀顧命領遺委以家國似奉成旨俯竭股
肱忠貞不效期之以死但營陽恃德自絕於天
社稷之危憂在託付不有所廢將焉以興乃遠
稽殷漢用升聖德陛下順流乘傳不聽張武之
疑入邸龍飛非俟宋昌之議斯乃主臣相信天
人合契九五當陽化形四孟美之及亮內贊皇

猷臣與道濟分翰于外曾天之下孰曰不宜遂
蒙寵授來鎮此方分畱弟姪以侍臺省到任以
來首尾三載雖形在遠外心係本朝事無大小
動皆咨啓八州之政罔一專輒尊上之心足貫
幽顯陛下遠述先旨申以婚姻大息世仇復蒙
引召是以去季送女遣兒闔家俱下血誠如此
未知所愧而以狡無端妄生釁禍羨之內誅臣
受外伐顧省諸懷不識何辜天聽遐邇陳訴靡
由弘等既蒙寵任得侍左右自謂勢擅狐鼠理

隔重表誦又以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政事欲馮陵
恩幸闕望國權親從無時規自封殖不除臣等
因得專權所以交結纒戩成是亂階又惟臣等
所構當以營陽為言盧陵為言以臣等位高功
同內外膠固陛下信其厚兒忘厥在者三主下機
能不暫惑伏自尋省廢昏立明事非為已盧陵之
事不由傍人內積蕭牆之釁外行叔段之罰既制
之有主臣何預焉然盧陵為性輕險悌順不足武
皇臨崩亦有口詔比雖發自營陽實非國禍至矣

羨之亮等周旋同體心腹內外政猷戮力皇家
盡忠報主若今臣等頗欲執權不專為國初廢
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
誰敢非之而泝流三千虛館三月奉迎竊薦以
導下武血心若斯易為可鑒且臣等奉事先朝
十有七年竝居顯要世稱恭謹不圖一旦致茲
豐劓夫周公大賢尚有流言之謗伯奇至孝不
免譖慝之禍慈父非無情於仁子明君豈有志
於貞臣竊違所移勢回山岳况乃精誠微淺而

望來信者哉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愷
第君子無信讒言陛下躬覽篇籍研覈是非
鑿券兆之萌宜應深察臣竊懼王室小有皇甫之
患大有閻樂之禍夙夜殷憂若無首領夫周道
浸微桓文稱伐君側亂國趙鞅入誅以今凶禍
滔天辰極危逼台輔孳戮岳牧傾陷臣才非絳
侯安漢是職人愧博陸厠奉遺旨國難既深家
痛亦切輒簡徒繕甲軍次巴陵蕭歛震懾胡王
或奔逆臣誠短劣在國忘身仰憑社稷之靈俯

厲義勇之氣將長驅雷掃直入石頭梟剪元凶
誅夷首惡弔二公之冤魂寫私門之痛然後
分歸司寇甘赴鼎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伏惟
陛下德合乾元道侔玄極鑒凶禍之無端察貞
亮之有本回日月之照發霜電之威東凶於
廟庭懸三監於絳闕申二台之匪辜明兩著之
無罪上謝祖宗下告百姓遣一乘之使賜咫尺
之書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須次近路尋復
表聞初晦與徐羨之傅亮謀為自全之計晦據

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疆兵以制持朝廷
羨之亮於中秉權可得持久及太祖將行誅王
華之徒咸云道濟不可信太祖曰道濟止於脅
從本非事主殺言之事又所不關吾召而問之
必異於是詔道濟入朝授之以衆委之西討晦
聞羨之等死謂道濟必不獨全及聞率衆來上
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彥之軍合率艦緣岸
晦始見艦數不夕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
上前後連咽西離阻無復聞心甚憂軍至忌置

洲尾前艦過江晦大軍一時潰散晦夜出投
陵得小船還江陵初雒州刺史劉粹遣弟竟
太守道濟與臺軍主沈敞之襲江陵至沙橋周
超率萬餘人與戰大破之俄而晦敗問之晦至
江陵無它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超去後舍軍
軍帥請到彥之降衆散略盡乃攜其弟超兄子
世嘉等七騎北走邊肥壯不能騎馬每持之
行不得遠至安陸延頭為成主先順之所執順
之賔故吏也禮送京師於路有恙人道其詞曰

悲人道兮悲人道之實繁哀人道之多餘傷人
道之寡安懿華宗之冠冑國清流而遠源樹文
德於夏尺立操學於衡門應積善之餘祐常履
福之所延何小子之凶放寧執禍而存愆值革
變之大運遭一顧於聖皇參謀猷於萬物贊帝
制於宏綱出治戎於禁衛入關言於帷房分河
山之珪組繼文武之命皇稟顧命於西殿受
遺寄於御牀伊懦劣之不節嘗懷此而不念
何隆遇於先主欲報公後王言及託付無

於懼愧言於存亡謂繼其嗣業能增以
先居過密之未幾越禮度而涵荒普天壞而氣
氣必杜稷之淪喪矧吾儕之體國寧敢處而既
樂億兆之一志固登但而明彰詠主尊而受其
信上符之無疆國既厄而重構家已之而盡昌
獲扶顛而休否冀世世坦之方身勳以疏爵
茲命服於西蕃奏蕭蕭官之增增擁先旋之赫煌
雖以力以作鎮響文武之相相屬薄弱以為政實
忘食於日野豈由用之敢慕庶隆宋之屏翰克

其三 務實周回 其六 未嘗言有善於心 缺

其六 我痛夾諸州之二宰 並加辟而廢其

衰弱息之從禍 悲發中而心悔 伊荆漢之良

遠又武之子民見忠 貞而弗心 號理屈而莫

皆義舉而同憤 咸荷 戈而競 臻浮舳 之亦齊

陳東騎之麟麟觀人 和與師整 謂於兵其筆陳

庶止 鬼之雪怨 反 江滑於 尋倫 齊輕舟於 江

殄銳 空音 湮劫 既 徒於 白水 寇無 反於 集

氣有 壯感 既肅而 彌振 德成之 不

雨以助我謀戰而不克 彼繼奔其蹙履之

有勇之奇正 忽孟明而是 遵苟成 敗其有 數

怨天而尤人 恨矢石之未 竭遂摧師而 覆陳

得疾之所遭 固當之其無 各痛同 憐之 廢

之歎 覺智未 窮而 頹力 未極 日

同盡於鋒鏑 我怯勞而 怨信 怨之 何

言谷之所嬰 謂九夷其可 處思 致免 以

性命之難 遂乃 窘繼於 邊亭 亦何 惜

艱危而是 丁義聞之 於 督 誥 功 勳 高 而

世則而幸免事傾宗而滅族周禮事君者...
下者而靡勳雖明德之犬賢亦不免於死...
本憚而忍入恣向惠而莫復續無賞而震...
何方以自裝非砒石之圖朕就違禍以取...
履繼於自古豈獨嘆於李叔能安親而揚名...
見稱於先哲保歸全而終孝傷在余而首...
歷世之平素忽成滿而傾滅惟蒸嘗與灑...
一朝而末絕問甘... 而為之寔孤人之險...
踰於丘山雖... 死... 雪羈角偃... 衡問...

朋交兮平義雖辱... 隆分好兮情寄但...
憚耕兮從祿觀世... 規志局兮功名每...
謂之兮為易今定... 圖... 謝爾...
待盡兮為恥... 願兮... 長... 謝爾...
可明... 兮... 終... 兮... 謝爾...
... 兮... 非... 豈... 兮... 謝爾...
... 兮... 豈... 兮... 謝爾...
... 兮... 豈... 兮... 謝爾...
... 兮... 豈... 兮... 謝爾...
... 兮... 豈... 兮... 謝爾...

於是與臨選元子世基世敬及同輩廣登之
廷秀周趙實情實應期將度嚴守斯等世侯謀
世基紉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為遺句詩曰：偉哉
橫海鱗，壯矣乘天翼。一旦失夙和，翻為蟻蟻食。
臨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計。楚沙入行
險，斯路信難涉。時年三十三，度登之。廢道
驚何承天，並皆原免。初，河東人商玄石為時
軍，時為逆。玄石密欲推西人，庾用夫及
從弟為主。田夫等不敢許，知玄石獨謀。

高祖領時事既平，恨人心之不誠

為之以其子懷福為衛陽王，義

護時走左右，皆棄之。時有延陵

相嘉之後，以蓋為長沙王，義欣歸

時曰：謝晦坐罪封還，遂免侍中。

高祖之識治守，臣之稱職也。先

重豐京之難，或用義士，輕忽

人之所重，故終命行於世，微

實也。細故不以行，隆絕法

請不令
功曹

道也自六祖降務心與德這綱以歸行
惠好德言美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傾誠
罪許竊深私度犯家言則左降之將不
感若有身爾盛言譽非國別免書執三
至其門矣由是律無恒條上多死
而所以言人防著在微慎之
小

第四

深言四十四

而意略縱橫果決能斷廣固之役或為鎮惡
高祖時鎮惡為天門臨澧令即遣召之既至與
語甚異焉因留宿明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之
孫所謂將門有將也即以為青州治中從事史
行參中軍太尉軍事署前部賊曹拒意循於查
浦屢戰有功封博陸縣五等一高祖謀討劉毅
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賜給百舸為前驅義
熙八年劉毅有疾求遣從弟兗州刺史孟蕃為副
貳高祖偽許之九月大軍西討轉鎮惡參軍事加

裴武將軍高祖至姑熟遣鎮惡率龍驤將軍蒯
恩百舸前發其月二十九日也戒之曰若賊知吾
上比軍至亦當少日耳政當岸上作軍未辦便
下船也卿至彼深加籌量可舉便燒其船艦且浮
舸水側以待吾至慰勞百姓宣揚詔旨并赦文
及吾與衛軍府文武書罪止一人其餘一無所
問若賊都不知消息未有備防可襲便襲今去
但云劉亮州上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於鵲洲
尋陽河口巴陵守風凡四日十月二十二日至豫

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自鎮惡進路揚言劉亮

州上毅謂為信然不知見龍驤以惡自豫章口拾

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

舸岸上豎六七旗下輒安一兵以語所留二人計我

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千狀又分隊在後令

燒江津船艦鎮惡巡前龍驤城詰問軍若有問者

但云劉亮州上津戍及百姓皆言劉亮會嘗上安

然不疑夫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與十

許騎步從者盡上欲出江津問是何人答云劉

充山空顯之說前問審在所答 後顯之既

見甲子不見善 官軍人擔彰戰且望見蓬船

艦口被燒 雲天而鼓擊敵之聲耳甘意盛知非審

上師躍 官毅外有大軍似發下上垂已

至城 火燒全入行令閉諸城門鎮惡

亦進軍 城得入明猶未及下關因得開大

城東門大城內教凡有八隊帶甲千餘已得飛

敵前因突東門便北回擊射堂前攻金城東門

鎮惡入東門便直擊今平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內

快手復有二千餘人貪時就闖至中曠西人退

散及歸略盡結善惡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

南門及南門又遣人以詔及赦之至高祖手

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不信高

祖自來右王桓者家在江陵時年所桓謀為高

祖所賞教常在左 右求還西邊家至是卒十餘

人劫鎮惡戰下曠間 於金城東門三十步築城

作一穴桓盾以先復入 穴鎮惡自後繼之隨者稍

作一穴桓盾以先復入 穴鎮惡自後繼之隨者稍

多因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

將或有

父在子身中表親親山石鎮惡令

安語

知向祖自來人情離一更五

言則陣散

新毅言無趙蔡器左右

示西閣拒

鎮惡慮闇夜自相石房犯乃引弓

其南面以為退路毅慮南有伏兵二更中率左

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初毅常所乘馬在城

外不得入倉卒無馬毅復就子肅民取馬肅民

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不與汝人

自之不得去回衝前因心軍軍人鬪已一日疲倦

得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死鎮惡

身被五箭射鎮惡手所執稍於手中破折江陵

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署中兵出為安遠護軍

武陵內史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子食邑五百

三蠻帥向博抵根據阮頭屢為凶暴鎮惡討平

之初行告刺史司馬休之求遣軍以為聲援休

之遣其將朱襄領眾助鎮惡會高祖西討休之

之遣其將朱襄領眾助鎮惡會高祖西討休之

鎮惡乃告諸將曰百姓皆知官軍已上朱襄等復是一賊表裏受敵吾事敗矣乃率軍夜下江水迅急倏忽行數百里直據都尉治既至乃以竹籠盛石壅塞水道襄軍下岸擊之斬襄首殺千餘人鎮惡性貪既破襄因停軍抄掠諸蠻不時反及至江陵休之已平高祖怒不時見之鎮惡笑曰但令我一日見公無息矣高祖尋登城鎮惡爲人疆辯有口機隨宜酬應高祖休之及魯宗之奔襄陽鎮惡統荆恩諸

軍水路追之休之等奔羌鎮惡追躡盡境而還游擊將軍十二年高祖將北伐轉鎮惡爲咨參軍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見鎮惡於積弩堂謂之曰公愍此遺黎志蕩連逆昔晉文王委伐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想勉建大功勿孤此授鎮惡曰不克咸陽誓不復濟江而還也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邵陵許昌望風奔散破虎牢及栢谷塢斬賊帥趙玄軍次洛陽僞陳留公姚洗歸順進次澠池造故人

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版授方爲澠池
令遣司馬毛德祖攻僞弘農太守尹雅於盩厔城
生擒之仍行弘農太守方軌長驅徑據潼關僞
大將軍姚紹率大衆拒嶮深上高壘以自固鎮
惡懸軍遠入轉輸不充與賊相持久將士乏
食乃親到弘農督上民租百姓競送義粟軍
食復振初高祖與鎮惡等期若剋洛陽須大
軍至未可輕前旣而鎮惡等逕向潼關爲紹所
拒不得進而軍又乏食馳告高祖求遣糧援時

高祖沿河索虜中隊河軍不得前高祖所
人開勦北戶指河上虜示之曰我語令勿進
軍能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旣得
報祖紹又病死僞撫軍姚讚代紹守城亦力猶
盛高祖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關遂取之
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汜鎮北將軍姚曠
屯兵涇上鎮惡遣毛德祖擊之直至蒲橋鎮
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元見艦
濟渭而建艦外不見有乘行船人此上策無奇

賊莫不驚惋咸謂為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集
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間諸艦悉逐流去
時姚泓屯軍在長安城下者數萬人鎮惡撫慰
士卒曰卿諸人並家在江門是長安城北門
外去家萬里而躬棄衣糧並已逐流去豈復有
求生之計邪唯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
遺類矣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復退路莫不騰
踊爭先泓衆一時奔潰即陷長安城泓挺身逃
走明日率妻子歸降城內夷首六萬餘人鎮惡

初附號令嚴肅百姓安堵高祖
將至鎮惡於灊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
者貴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
力鎮惡何功之有焉高祖笑曰卿欲學馮異也
是時關中豐全倉庫殷積鎮惡極意修致子女
玉帛不可勝計高祖以其功不問也進號征
虜將軍時有白高祖以鎮惡既克長安藏姚泓
偽璽為有異志高祖密遣人覘覷所在泓璽節
以金銀鎮惡悉剔取而棄璽於垣高祖聞之

亦可矣

乃安高祖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真為安西將軍
謹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以本號領安西司
馬馮翊太守委以并禦之任時西虜佛佛羅威
姚興世侵擾北邊破軍殺將一高祖既至長
安佛佛畏憚不敢動及大軍東還復寇逼北地
義真遣中兵參軍沈田子距之虜甚盛田子屯劉
回堡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長史王備
曰一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各思竭力而擁兵不進
寇虜何由得平使還具說鎮惡言田子素與鎮惡

不和至是益激怒二人常有相圖志彼此每相
防疑鎮惡率軍出北地為田子所殺事在序傳
時年四十六田子又於鎮惡營內殺鎮惡兄基
弟鴻遵淵及從弟昭朗弘凡七人是歲十四年
正月十五日也高祖表曰故安西司馬征虜將
軍王鎮惡志節亮直機略明一目策名州府屢
著誠績荆南遵躐勢據上流難興疆蕃憂兼內
侮鎮惡輕舟先邁神兵電臨盱食之虞一朝霧
散及王師西伐有事中原長驅洛陽肅清湖陝

入渭之捷，指麾無前，遂廓定咸陽，俘執僞后，克成之効，莫與爲疇。實扞城所寄，國之方召也。近北虜遊魂，寇掠渭北，統率衆軍，曜威撲討，賊旣還奔，還次涇上，故龍驤將軍以丁忽發，狂易奄加刃害，忠勲未究，受禍不圖，痛惜兼至，惋悼無已。伏惟聖懷，爲之傷惻。田子狂悖，則已備憲，鎮惡誠著艱難，勲參前烈，殊績未酬，宜蒙追寵。願敕有司，議其喪贈。於是追贈左將軍、青州刺史、高祖受命追封龍陽縣侯，食邑千五百

戶。諡曰壯侯。配食高祖廟。廷子靈福嗣。位至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靈福卒，子述祖嗣。述祖卒，子獻嗣。齊受禪，國除，鎮惡弟康留關中。及高祖北伐，鎮惡爲前鋒，康逃匿田舍。鎮惡次潼關，康將家奔之。高祖板爲彭城公，前將軍行參軍。鎮惡被害，康逃藏，得免，攜家以洛陽，到彭城歸。高祖即以康爲相國、行參軍，求還洛陽，視毋尋，值關陝不守，康與長安徙民張盱、醜劉雲等唱，集義徒得百許人，驅率邑郭僞戶七百餘家，共

保金墉城為守戰之備時有一人邵平率部曲
及并州乞活一千餘戶屯城南迎亡命司馬文榮
為主又有亡命司馬道恭自東垣率三千人屯
城西亡命司馬順明五千人以雲臺順明遣
刺殺文榮平復推順明為主又有司馬恭之屯
柏谷塢索虜野坂戍主異弼公遊騎在芒上攻
逼交至康堅守六旬宋臺建除康寧朔將軍
河東太守遣龍驤將軍姜缺率軍救之諸亡命
遂各奔散高祖嘉康節封西平縣男食邑三百戶

進號龍驤將軍迎康家還京邑勸課農桑百姓
甚親賴之永初元年卒金墉時年四十九葬於

西師城西追贈輔國將軍無子以兄河西太守

基子天祐嗣當太祖元嘉二十七年隨劉康祖

以索虜敗沒子懷祖嗣

崔紹字令孫高平金鄉人也仕在京口初辟本

州從事西曹主簿轉國司馬高祖建義詔及弟

世道濟等從平京城行喪高祖建武將軍事都

三既平為鎮軍將軍加寧遠將軍東海太守

進號武將軍遠龍驤將軍秦郡太守北鎮留
尚史以平桓之功封邑二千五百戶復參
軍將軍加龍驤將軍遠龍驤將軍中軍諮議參
軍加宣朔將軍從征廣固高 彌姑蘇等二十五
人攻臨朐城克之及圍廣固慕容紹之燒樓當
部圍分降號橫野將軍城陷之日詔率所領先
登領北琅邪太守進號寧朔將軍琅邪內史從
討盧循於左里又有戰功并論廣固功更封宜
陽縣侯食邑七百戶後降先封一等為伯減五百之

二千五百五十戶賜襪子繅坐六門內東與白木
履職義熙七年號輔國將軍八年丁母憂起為
冠軍將軍明年復為琅邪內史淮南太守將軍
如故鎮姑孰尋進號左將軍領本州六中正十
二年遷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府諸軍事
江州刺史將軍如故有罪免 高祖受命以佐
命功增八百戶并前千五百戶詔嗜酒貪穢所
在無績 高祖具令門從義弟道濟又有大功故
特見寵崇永初二年卒於京邑時年五十六追贈

將軍加散騎常侍子縉嗣縉卒無子國除
縉子璽璽卒子縉嗣齊受禮國除縉弟道濟並
別有傳

向靖字彥仁小字彌河內山陽人也名與高祖
同改稱小字世居京邑與高祖少舊自京邑
參建武軍事進平京邑被突兵鎮軍事加寧
遠將軍京邑雖平而羣寇互起彌與劉蒼奮子龍
符征破桓歆桓石康石綏於白土不攻壽陽剋之
建武三年遷建武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

京邑平京城封山陽縣五等侯從
甲大戰於臨朐甲先登即時潰陷斬其牙
閒道攻臨朐城彌與甲先登即時潰陷斬其牙
旗賊遂奔走攻拔廣固彌又先登盧循屯據蔡
洲以親黨阮賜為豫州刺史攻逼姑孰彌率譙
國內史趙恢討之時輔國將軍毛脩之戍姑孰
告急績至彌兼行進討破賜收其輜重除中軍
諮議參軍將軍如故盧循退走高祖南征彌為
前鋒於南陵電池左里三戰並大捷軍還除太

尉諮議參軍下邳太守將軍如故八年轉游擊
將軍尋督馬頭淮西山諸軍事龍驤將軍鎮蠻
護軍安豐汝陰二郡太守守梁國內史成壽陽以
平廣固盧循功封安陸縣男 已五百二十年遷
冠軍將軍高陽內史准太守領石鎮成事高
祖西伐司馬休之以譖為吳興太守將軍如故
明年高祖北伐彌以才號侍從留戍礪礪進屯
石門栢谷遷督北青 諸軍事北青州刺史將

軍如故高祖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食邑
千戶遷太子左衛率加散 帛侍二年卒官

年五十九追贈前將軍彌持身儉約不營室宇
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之子植嗣多過失不
受母訓奪爵更以植次弟植紹封又坐殺人國
除植弟柳字玄季有學義不能立身乃唯無所
推先諸葛流並容之太尉袁 徐湛之東
陽州刺史顏立比皆與友善歷始興王濬征北中
兵將軍始興內史南康相臧質為逆召柳至尋
陽與之俱下質敗歸降下獄死彌弟劭永初中

為宣城太守，勳弟子亮以私心殺彌妻施氏，託云奴客所殺，勳輒於墓所殺亮及彌妻并奴婢七八人，遂不聞官為有司所奏，詔無所問。元嘉初卒於義興太守。

劉懷慎，彭城人，左將軍懷肅弟也。少謹慎，曾直始參高祖鎮軍騎將軍軍事，振威將軍彭城內史。從征鮮卑，每戰必身先士卒，卒及克廣固，懷慎率所領先登，從高祖距盧循於石頭，屢戰克捷，加輔國將軍。義熙八年，以本號監北徐州諸軍事。

彭城太守加徐州刺史，為督揚州，廣明年。二年，命王靈秀為寇討平之。十二年，遷北中郎將，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南鄉縣男，食邑五百戶。十三年，高祖北伐，以為中領軍，征盧循。時備輦轂坐府中，稍殺免官，雖名位轉優，而恭恪如舊。每所之造，必不踰已者，皆東帶。元嘉十六年，高祖還，類如。元嘉十七年，召為左中領軍，仍督北淮南諸軍。元嘉十八年，高祖討劉劭，復為度支中書，加散騎常侍，高祖還都，高祖留懷慎守北徐州。

青進 平定軍中官將官徐州刺史... 入廣
陵城 降號在廣將軍永初元年... 進爵
為侯 增邑千戶進號平北將軍... 尚書
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景平... 護軍將軍
常上河如故特賜班於宗族家然... 卒時
年六十一追贈撫軍諡曰肅侯子... 願嗣世祖
大明初為... 將軍領石頭城... 官... 卒

與群臣至... 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
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踵涕
泗交流上甚悅以為豫州刺史又令醫術
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
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
白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為諧謔上亦愛
狎之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車中少通
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
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

能為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
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
狀永光中為廷尉與柳元景厚善元景敗
下獄誅懷慎庶長子榮且公好騎射為武
帝所知及盧循攻逼時賊乘小蓋入淮按
櫛武帝宣令三軍不得輒射賊榮祖不勝
憤怒冒禁射之所中應弦而倒帝益奇焉
以戰功參太尉軍事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內
史徐達之敗沒諸將意沮榮祖請戲愈廣

參世子征虜軍
參軍寧遠

水軍入河與朱超

度壘克之高祖大饗戰士謂榮祖曰卿以

身眾攻無堅城雖古名將亦過此轉為不

能亦建威將軍既破長安姚泓亦經

行眾亦餘眾連營叛走榮祖與檀道濟等

嘗亦自擒賊不可稱計十四年除彭城內

史一補相國參軍其年遣榮祖還都為世子中
兵參軍永初元年除越騎校尉尋轉右軍將軍
兼度南寇司州刺史毛德祖陷沒榮祖時居久
艱起為輔國將軍追論半成之功賜爵都鄉侯
榮祖為人輕財貴義善撫將士然性偏險偏險
頗失士君子之心領軍將軍謝晦深忌待之廢
立之際要榮祖固辭獲免及晦出鎮荆楚欲
請之南蠻校尉榮祖又固止之其年冬卒德
祖弟懷慎弟懷默冠軍將軍

江夏內史太中大夫懷默子道球巴東建平二
郡太守道球弟孫登武陵內史孫登子亮世祖
大明中為武康令時境內多盜鑄錢亮掩計無
不禽所殺以千數太宗泰始初為巴陵王休若
鎮東中兵參軍北伐南討功冠諸將至順陽縣
侯食邑六百戶歷黃門郎梁益二州刺史在任
廉儉不營財貨所餘公祿悉以還官太宗嘉之
下詔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脩道欲致長生迎
武當山道士孫道胤令合仙藥至益州泰豫元

武泰元年 梁益二州刺史 泰豫元年

年藥始成而未出火毒，孫不聽亮服，亮苦欲服。平旦開城門，取井華水服，至食鼓後，心動如刺。中間復絕，後人逢見，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行共語分明，此乃道家所謂。平也。追贈冠軍將軍，謚曰剛侯。孫登弟道隆，元嘉二十二年為廬江太守，世祖舉義，棄郡來奔，以補南中郎參軍事，加龍驤將軍。時世祖分麾下以為三幢，道隆與中兵參軍王謙之、馬文恭各領其一。大明中，歷黃門侍郎、徐青、冀三州刺史。前廢帝景和中，

為衛尉將軍，封昌縣侯，食邑五百戶。及齊廢帝，

以之任，泰始初，遷衛尉軍中護軍。

事顯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王謙之字休

不，臨沂人。晉司州刺史胡之曾孫也。世祖初，歷

驍騎將軍、御中令。永吳興太守，以兩下之功封

石陽縣子，食邑五百戶。大明三年，卒。贈前將軍。

諡曰肅。子應之，嗣。大明末，為衛陽內史。齊書云：王

于錡，文應之弟。義在湘州，行事何憲，文為憲文。

齊書云：王鄧，文應之弟。齊書云：應之弟，雲之，順帝

身明中書令馬文恭公長人也亦以功封景陵
食邑五百三十三世祖即任高祖將軍領之卒

劉裕字道沖沛郡蕭人也祖漢持節監河東軍

事征虜將軍裕家在京口少有志氣初為州從

事高祖元京城參建武軍事從平京邑賊參領軍

事尋加建武將軍沛郡太守又領下邳太守復

為車騎中軍參軍從征廣固戰功居多以美功

封西安縣王等日辰軍還轉中軍諮議參軍盧循

逼京邑京口任軍太祖時年四歲高祖使柳玄大

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郡言征虜將軍廣陵太守二年以本號督豫
雍并四州南豫州之梁郡大陽馬頭三郡諸事
事豫州刺史領梁郡太守鎮壽陽治有政績少
帝景平二年譙郡流離六十餘家叛虜趙良
秦剛等六家悔信還投陳留襄邑縣頃謀等村
粹遣將苑縱夫討叛戶不及因誅殺謀等三十
家得丁一百二十七人女弱一百六十二口收
作部粹坐敗號為寧無將軍時索之實
置將軍李德元龍襲許昌殺偽穎川大

於是陳留人董邈自稱小黃
新偽征虜將軍

廣州刺史司馬世取具傳首都太祖即位遷使
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南陽竟陵順
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領寧
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在任簡
役愛民罷罷諸少門二千餘人以補戶中元嘉三
年討謝晦遣將軍車騎從事中郎道濟龍驤
將軍沈敬之督督自陸道向江陵粹以道濟行
竟陵內史與敬之及南陽太守沈道興女騎至

沙橋為海司馬周超所敗士眾傷死者過半降
寶蓋帥將軍初與粹厚言可以粹子曠之為參
軍粹受人言謂詞一無所顧太祖以此嘉之曠遣
其曠之還粹亦不言也明年卒年五十二
進贈安北將軍持節本官如故曠之嗣官至晉
熙太守曠之卒子琛嗣琛卒無子國除琛弟亮
順帝昇明末尚書駕部郎粹庶長子懷之為臨
州內史與臧質同逆伏誅粹弟道濟尚書起部
郎王弘車騎從事中郎江夏王義恭撫軍司馬

河東太守仍遷振武將軍

別駕張熙參軍楊德年等並取衆斂興利而道濟
委任之傷政害民民比怨毒太祖聞之與道濟
語戒之曰聞卿在任未盡清省又頗為殖貨若
不一有此必宜改之以傳人情不政緝誼當以法
御下深慮自毀言以司本道志道濟雖奉此旨政化如
初有司焉飛龍寺有白襪曰人之宗室言未走仇池
元嘉初九年閭道濟殺撫失和遂自仇池入綿竹
崩身羣小得千餘人破巴興縣殺令王貞之進

攻陰平，陰平太守沈法興焚城遁走。道濟遣軍擊飛龍，斬之。初，道濟以玉城人烏氏奴梁顯為參軍，督護賈謙回執不與。遠方商人多至蜀土資貨，或有直數百兩者，謙等限布絲綿各不得過五十斤，馬無音息，限蜀錢二万，府又立治一斷，私民鼓鑄而貴，實鐵與同，旅吁嗟，百姓咸欲為亂。氏奴既懷恚忿，因聚黨為盜賊。其年七月，道濟遣羅習為玉城令，氏奴等謀曰：「羅令且使君腹心，而卿猶有作賊盜不止者。」一旦反，襲別為

不測。宜結要誓言，共相禁檢，乃殺牛盟誓。俄而氏奴及趙廣等唱曰：「官禁殺牛，而村中公違法禁脫，使羅令白使君疑吾徒更欲作賊，則無餘類矣。」因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若能共建大事，則功名可立。不然立滅，不久聚眾樂亂。因相率從之，得數千人，復向。道濟遣參軍程展會治中李抗之五百人擊之，並為所殺。賊於是逕向涪城。巴西人唐頰聚眾應之，守遠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王懷業再遣軍拒之，戰敗。

失利懷業及司馬南漢中太守辜處伯於棄城
 走涪陵太守阮惠江陽太守杜玄廷遂安太守
 馮遷聞涪城不守並委郡出奔蜀士儉留人務
 然並反道濟惶懼乃免吳兵二一營長為平
 民分立宋興宋寧二郡又招集南蠻及人首俗
 奴僮東西勝兵可有四千入賊眾數万而城西
 及城北道濟嬰城自守趙廣本以諂詐取眾兵領
 兵城下不見飛龍各欲分散廣懼乃將三千人
 入河叢詐其眾云如飛龍至可以及守也遂遣
 程廣自守自自言曰飛龍則必百十官曰是宋不
 即日使斬頭道着恒怖言諸道養抱字人也
 改名為恒興號為蜀王中騎大將軍益梁二州
 牧建號泰始元年增置百官以崇養焉道勳為
 驃騎將軍長沙太守廣自號為南白氏奴

廣自號為南白氏奴
 同黨
 張寧秦州
 費還
 張熙曰
 此來我
 兵參
 妻方明任
 不復

之各將士等入山皆失
正月方明

年復出戰賊賊營焚之積聚
黨江陽人楊

三軍子領千餘人也城內
但濟參平梁雋之統南

三軍子領千餘人也城內
但濟參平梁雋之統南

子孟子請謀入見道濟道
濟太全言即欲為主領遣

子為任克期討賊趙盾
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

本曹原曹原太守文仲興
拾合程二千餘人與孟子

三自固廣遣同黨去
以孟子原為神聖

又遣帛氏攻攻之連戰
與軍賊及三子

濟太全言即欲為主領遣

田北門仍回軍擊賊

初然酒時于大雷務方

出東門而濟自北門出攻
城北城

西諸將言
得七千

人屠屠漢趙
初別

至十一月末
將二千入出城來

食食為
大集方

食食為
大集方

明夜於城內設食饌不能食唯出
為雨三日連濟時有疾已篤自方慰勉之日卿非
大文天小受何言賊勢既衰喜甚兵至但今卿
還何憂矣耶即滅左右數七
記之賊城外云
明已死可取長城中大怒道濟夜列炬火
明自出眾見之乃安道濟悉出財物於北郭
堂令方明募人時城中或傳道濟已亡莫有至
者梁雋之公吼道濟曰將軍氣息綿綿而外論
之有回異今軍師屢敗妖寇未殄若一旦不虞

則危禍立至宜稱小損聽左右給使暫出不然
敗矣道濟從之即喚左右三十餘人告之曰吾
疾久汝等扶持疲勞今既小損各聽歸家休息
喚復還給使既出其父兄皆問使君亡來幾日
子弟皆言君漸差誰言亡者傳相告語城內
乃安由是應募力者一日千餘人
六年正月賊眾
大至攻逼成都道濟卒梁雋問之與方明等及其
故舊門生數人共埋尸於後齋使書與道濟
相似者為教人叩酬答籤疏不異常日故雖母

妻不知也。二月，追養於毀金橋升壇郊天。方就柴燎，方明將三千人出擊之，賊列陣營前，死戰。日夕，乃大敗。臨陣，斬僞征虜將軍趙石之等八百餘級。道善良等退保廣。六月，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以揚武將軍巴東太守周籍之即本號督巴西梓潼宕渠遂寧巴郡五郡諸軍事。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率平西參軍費淡龍驤將軍羅猛二千人援成都。廣等屯據廣漢分守。郫川連營百數處，處屯結籍之與方明及費淡。

等攻郫，剋之。廣等退據郡城傍竹自固。羅猛率隊主王盱等并力追討。張尋自涪城率衆二萬來助。廣等方明淡斬竹，開逕，邀之。戰敗，退還郫縣。廣等又移營屯箭橋。方明等破其六營，乘勝追奔，逕至廣漢。廣走還涪。及五成，四月十日發道濟喪。五月，方明之軍向涪，張尋慮頻渡水拒戰，方明擊破之，生擒僞驃騎將軍雍泰。二州刺史司馬龍伸斬之。龍伸道助也。州吏嚴道度斬嚴遐首。廣等竝奔散。涪蜀皆平。俄而張尋

攻破陰平。復與道養、白帛氏奴攻廣漢。費淡督
將軍种松等與戰，斬之。具梁州刺史杜承等二百餘
級。九月，益州刺史甄法崇至成都，誅營蠻，道
濟喪及方明等竝東。反道養、白帛氏奴二千餘家逃
于鄴山。其餘羣賊亦各擁戶藏窟，出為寇盜。不
絕。十三年六月，太祖遣寧朔將軍蕭汪之統軍
討之。軍次鄴口，帛氏奴斬偽衛將軍司馬飛燕
歸降。汪之擊破道養，道養還入鄴山。十四年四
月，趙廣張、白帛氏奴率部曲歸降。偽輔國將軍

王道恩斬道養，送首。餘黨悉平。遷趙廣張、白帛氏
於京師。十六年，廣尋復與國山今司馬敬琳謀
反，伏誅。先是，道濟振武司馬蜀郡太守任蒼之
雖不任軍事，事寧以為正。負郎裴方明、虎賁中
郎將仍為義慶平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河東
太守。費淡太子屯騎校尉周奉、弟為益州刺
史。粹、族弟損、字子騫，衛將軍毅從父弟也。父鎮
之，字仲德，以毅貴，歷顯位，閑居京口，未嘗應召。
常謂毅汝必破我家，毅甚憚之。每還京，未嘗敢

以羽儀人從八鎮之門左光祿大夫徵不就元
嘉二年年九十餘卒於家損元嘉中歷職義興
太守東土殘飢太祖遣揚州治中沈演之東入
賑卹以損綏撫有方稱爲良二千石至吳郡太守
追贈太常

史臣曰帝王受命自非以功靜亂以德濟民則
其道莫由也自三代以來醇風稍薄成功濟務
尊出權道雖復負辰南面比號軒儀莫不自謝
風率由霸德高祖屈起布衣非藉民與言義
無曹公英傑之響又闕晉氏輔魏之基一旦驅
烏合不崇朝而制國命功雖有餘而德未足也
是故王謚以內懼流奔王綏以外侮成讐豈若非樹
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
與同之心義熙以後大功仍建自桓溫旄旆所臨莫
獻珍受朝及金墉請吏元勳其幾九命之禮旣
行代終之符已及方復觀兵函渭用師天險獨
克之舉振古難稱若使閉門及設兵兵散地後
敗責其前功一青虧其盛業豈復得以黃屋朱

戶為衰晉之貞臣乎。及其靈威薄震重關，莫守故知英竿所苞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疆陳，為宋方叔壯矣哉。

宋書四十五

宋書四十六

宋書四十六

趙倫之

臣沈

到彦之

關

王懿

張劭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也。武穆皇后之弟，幼以名聞。母以孝稱。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關中縣侯。倫之遣順陽

太守傳之長風太守沈曰子出曉柳大破賊
必於皇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雲城縣
太守將軍鎮襄陽少帝即位徵拜護軍元吉加
將軍鎮軍將軍尋遷左光祿將軍將軍倫
之罪外咸責盛而以儉素自處性野也今有世
務多所不解人居方伯頗覺富盛入為護軍資
亦不稱以為見果元祿大夫范泰好戲言曰
徒公豈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自足
矣

素之卒子伯符嗣

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公而之在襄陽伯符為竟
陵太守時竟陵蠻屢為寇伯符征討悉破之由
是有將帥之稱後為寧遠將軍總領義徒以居
宮城北每有火起及賊盜輒身貫甲胄助郡縣
赴討武帝甚嘉之文帝即位累遷徐兗二州刺
史為政苛暴吏人畏之若豺虎然而寇盜遠竄
無敢犯境元嘉十八年徵為領軍將軍先是外
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至此始統

領焉二十一年轉豫州刺史明年爲護軍將軍
復爲丹陽尹在郡嚴酷吏人苦之或至委叛被
錄赴水而死與筆吏取筆不如意鞭五十子備
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初治與三濟以潘妃
之寵故得出入後宮遂與公主私通及適備備
入宮而怒肆詈搏擊引絕帳帶事上聞有詔離
婚殺主所生蔣美人伯符慙懼發病卒謚曰肅
傳國至孫勛齊受禪國除。

王歆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元弟也

刺史懋七世孫也祖宏事石季龍父苗事苻堅
皆爲二千石仲德少沈審有意略通陰陽解聲
律符氏之敗仲德年十七與兄叡同起義兵與
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
大澤不能前困卧林中忽有青衣童兒騎牛行
見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飢兒云頃之復來攜
食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
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
水仲德隨之獲濟與叡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爲

翟遼所留使爲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奔太
山遼遣騎追之急夜行忽有炬火前導仲德隨
之行百許里乃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
犯晉宣元二帝諱竝以字稱又年元德北土重
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
若不至者以爲不義不爲鄉里所容仲德聞王
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禮之甚薄因
至姑熟投桓玄值玄篡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
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在

恐不足以成大事元德未敢有智略武帝甚知
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
德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密應機務速不在巧遲
玄每冒夜出入今若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
元德爲玄所誅仲德奔竄會義軍剋建業仲德
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方馬上抱方回與仲
德相對號泣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
仲德爲中兵參軍武帝伐廣固仲德爲前鋒大
小二十餘戰每戰輒剋及盧循寇逼敗劉毅於

桑落帝北伐始還士卒創痍堪戰者可數千人
賊衆十萬舳艫百里奔敗而歸者咸稱其雄衆
議竝欲遷都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而治明
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不突乘
我遠往旣聞凱入將自奔散今自投草間則同
之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義士英豪當自求
其主爾此謀若行請自此辭矣帝悅之以仲德
屯越城及賊自蔡洲南走遣仲德追之賊留其
黨范崇民五十人高艦百餘城南陵仲德攻之

大破崇民焚其舟艦收其散卒功冠諸將封新
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
冀州刺史爲前鋒以置軍事宗軍將軍檀道濟
龍驤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考建
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不胡奮
向牛城咸受統於仲德仲德以龍驤將軍朱牧
寧遠將軍竇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拔衆
軍進據潼關長安平以仲德爲大尉諮議參軍
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以爲宜仲德曰非常

之事常人所駭。今暴師日又土有歸心。固當以
 是業為王基。侯文軌大同。然後議之。可也。帝深
 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武帝受命。累遣徐
 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進屯靈官。言可死。既
 彥之北伐。大破虜軍。諸軍進屯靈官。言可死。既
 定。三軍咸喜。仲德獨有憂色。曰。胡虜雖仁。義不
 足而凶狡有餘。今歛戈北歸。并力完聚。若河水
 冬合。豈不能為三軍之憂。十月。虜於柔粟津渡
 河。進逼金墉。虎牢。洛陽。諸軍相繼奔走。去之稍

二城不守。欲焚舟步。十八。仲德曰。洛陽。則虎
 牢不能獨全。勢使然也。人賊去我。十里。滑臺。猶
 有彊兵。若便舍舟奔土。士卒必散。日當入濟。至
 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且。回軍。洛濟南。廕城。步上
 焚舟。五。日。還。至。城。仲德。與。彥之。並。免。官。尋。與
 檀道。濟。南。還。而。歸。九年。又。元。鎮。北。將軍
 徐州。刺史。明。年。加。兗。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
 德。著。於。遠。近。立。像。于。白。雲。寺。像。於。塔。中。以
 河北。所。遇。出。三。年。進。破。鎮。北。大。將。甲。十。五。年

卒謚曰桓侯。奕於廟。立以俎。漢學士。每祭必祠之。子正脩嗣。為家。官所殺。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後之弟也。初為晉琅邪

內史。王誕龍。張齊。交。相。交。定。詔。於。便。州。親。故。

咸離棄之。惟邵情意彌。流涕追送。時。亂。饑。

饑。又。饋。送。其。妻。子。相。交。交。位。又。敬。先。為。尚。書。以。

答事。徵。謬。降。命。廷。尉。卿。及。武。帝。討。立。而。御。白。敬。表。

誠。款。帝。大。怒。命。曹。真。曰。有。此。張。也。尉。者。以。

。後。以。此。為。天。罪。帝。上。置。為。物。則。已。邵。

主簿劉毅。而丞相愛才好。當世莫不。不。

獨邵不往。或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

問。劉穆之聞以白帝。益親之。轉太尉。及。置。時。有。其。

流賊曹盧循寇迫京師。使邵守南城。時。百。注。在。

水。望賊帝。而問邵。邵曰。若節。或。未。反。季。敬。之。

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其。計。乎。南。州。三。等。

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劉。諸。等。時。在。百。注。

直廬。即夜。誡。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修。舟。也。

倉庫。及。曉。取。辦。旦。日。帝。求。諸。簿。曹。應。時。即。至。其。

問其遠，諸言答曰：「昨夜受張三符，見文帝曰：『張
邵可謂同我憂慮矣。』」李世子始聞征虜府，
邵錄言，參言壽號中軍，遷咨議參軍，領屯于
二季。武帝北伐，邵請見曰：「人主危危，必當憂
穆之若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苟有不
諱，事將如何？」帝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青
史檀祗詣廣陵時，滁州結衆，上命祗率衆，
劉穆之恐以為變，將發軍，邵曰：「擅詔，譬中流道
濟為軍首，若疑狀發露，恐生大變，宜曰遣慰勞。」

以見其言，既而祗果不動，及穆之卒，朝天子懼，
便欲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之。邵對曰：「今誠急
病任終在徐，且世子無專命，宜須北咨。信反方
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太府事悉咨徐司馬。』其
餘啓還，武帝重其臨事不撓，有大臣體。十四季
以世子鎮荊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
宜處外。敢以死請。』從之。文帝為中郎將，荊州刺
史以邵為司馬，領南郡，相衆事，悉決於邵。武帝
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分荊州立湘州，以邵

為刺史將署府邵以為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
置署妨人乖為政要帝從之謝晦反遺書要邵
邵不發函馳使主帝元嘉五年轉征虜將軍領
寧蠻校尉雖州刺史加都督初三華與邵有隙
及華參要親舊為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
必不以私讎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至襄
陽築長圍修立隄堰開田數千頃郡人賴之富
贍丹浙二州蠻屢為寇邵討平之帥因大會誅之
悉絕其徒黨以失信川在並起水陸斷

絕于戴至襄陽定省當選都君蠻伺欲以之

蠕蠕國遣使朝貢賊以為敷遂執之邵坐降號

揚烈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邵為撫軍長

史持節南蠻校尉坐在雖州營私蓄取贓貨二

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為吳興太

守卒追復爵邑謚曰簡伯邵既終命祭以菜

果葦蓆為輜車諸子從焉子敷演敬有名於世

數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

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

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恩輒開筭流涕見
 從母悲感嗚咽。性整貴風韻端雅好之。言善屬
 文。初父邵使與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
 少文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嘗見之。曰：真千里駒也。以
 日重。武帝聞其美。召見。帝之曰：真千里駒也。以
 為世子中軍參軍。數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
 撫軍記室參軍。義恭就之。帝求一學。義沙門會
 敷赴假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
 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上甚不說。遷正員

何如利。敷曰：利為自來之宗。亦何可以中。中
 人私營周起。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前之。
 起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已
 負外郎矣。何意又不得共坐。敷先設一前。三
 四五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私教。逐客。起等笑
 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
 與。別執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
 進。山。真慕之。其源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與三

濟以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成服
凡十餘日方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要瘞成
疾公復茂茂每壁言止之數益更感慟絕而進續
茂也曰我比止汝而乃益甚自是後復往來暮
年下卒妻武即位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一不所
居公葬于廣里封弟東襲父封位通直郎東有

三國志卷之九

將軍之武也新

信之有無行爲三日琅

三國志卷之九
今從王至遠京都武帝封藥酒
一嬰付律令密加鳩毒受命於道自飲而卒暢
少與從兄數演敬齊名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
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趙制服盡
哀時論美之弟枚嘗爲獺犬所傷醫者食之食螺
墓可療枚難之暢合吳先當叔因以乃食由是
遂愈吳主遣太子中庶子孝武詣彭城暢爲吳主
長史守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主托跋壽南
年大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山嶽彭城虜衆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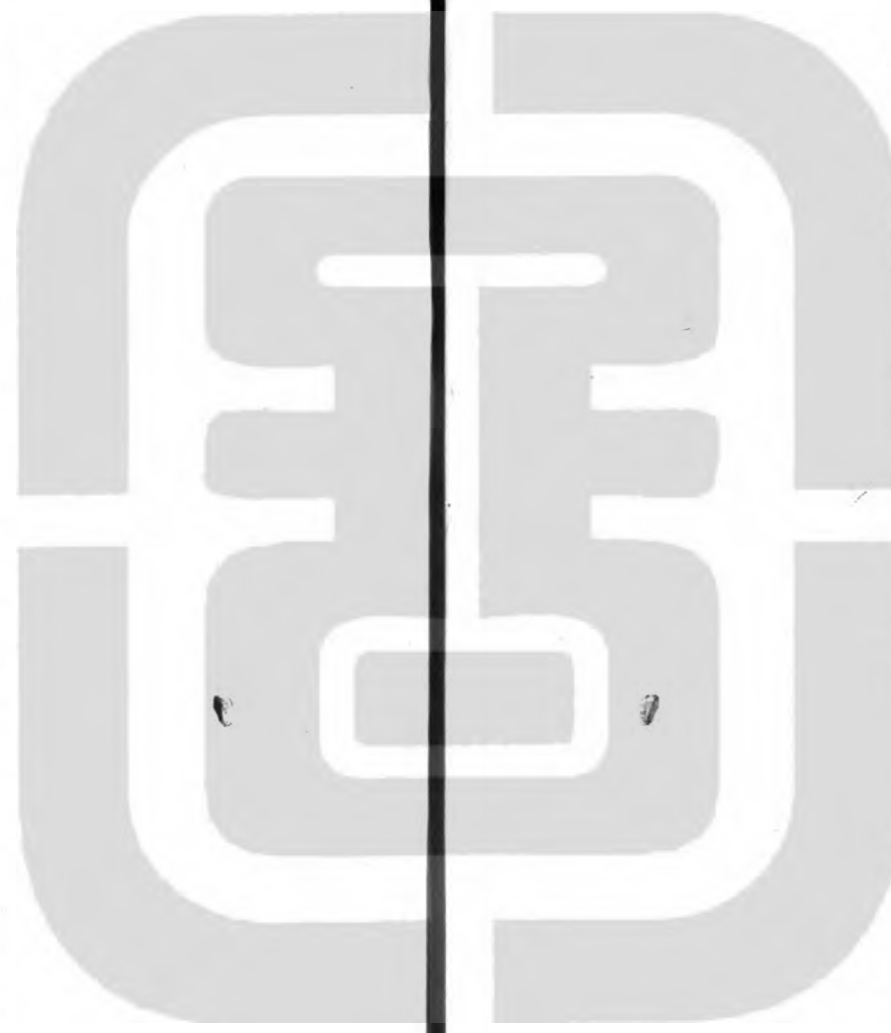
城數十里彭城衆力雖多而軍食不足義恭欲
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一歷城衆少食多
安其中心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百一營爲固箱陳
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嬪五王一歷城分城兵
配護軍將軍蕭惠話留守六尉長史何勛不同
欲帝卷奔鬱州自海道還都一議未決更集
羣僚議之暢曰若歷城鬱州可云一官敢不高
讀今城內之食人無固心但以聞一嚴密不獲
走耳一臣搖動則潰潰然奔散雖欲一全所在其兩

得平今會雖寡然朝夕未至空君之豈可捨萬全
之術而即危亡之道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汗
君馬跡孝武聞暢議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
違也義恭乃止魏主旣至登城南亞父塚於戲
馬臺立戲屋先是隊主蒯應見執其日哺時遣
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一武遣送酒
二益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魏主又自上戲馬
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
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

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曰姓張孝伯曰張長
史平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名聲遠聞足
使我知城內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使視知是
孝伯乃開門餉物魏主又求酒及干楮孝武又
致鱸盃雜物南土所珍魏主復令孝伯傳語曰
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為申致有詔之
言正可施於彼國何得施之於此孝伯曰以隣國
之臣耳孝伯又言太尉鎮軍久闕南信殊當憂
也若遣信當為護送暢曰此中間道甚多亦

不須煩魏主伯曰亦無水路何由自賊
暢曰君著白衣故號白賊也孝伯笑曰今之白
賊亦不異黃巾赤眉但不在江南耳又求博具
儀送與魏主又遣送氈及九種鹽并胡豉云此
諸鹽各有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鹽有瘴瘴脹氣
滿刮取之亦以酒服之胡鹽亦不用
各取鹽各取白鹽亦鹽是魏主所食黑鹽四種並
不中食胡豉亦中散又求黃甘廿六斤魏主致為
大肩安之何不遣人來問慶我儀貌察我為人

賜之書曰：各曰：魏王形狀才力，久為來往所見。今人自書，親自銜命，不忍彼此不盡，故不寫遣。又云：魏王所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其老，須入馬。當送之，脫頭，蜀馬亦有佳者，賜以文，不之良。事之在彼，意此非所求，義恭又送炬燭，一接孝。武亦致錦二匹，又曰：知更須。昔若給彼軍，即



時魏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為南燕王。義宣司空，長安南郡太守。元凶弒逆，義宣發哀之日，即便塞之。暢為元佐，舉哀日，以酒著黃袴褶。出射堂，簡人百餘，容止哀言。暢言：見者皆為盡。

中事。三傳。義宣部尚書。到。義道縣。疾。及。義宣有。三圖。義宣。以。暢人。望。義宣。留之。乃。解。南。營。

校尉以爲驍如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賜還肉
牛有增置三官因顏竣陳義宣實狀猶實有私
會定已段下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斷絕遂不
得前顏竣言其爲逆使嬖人翟靈等正言暢暢陳
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還白義宣云暢必
不取國書以徇衆願丞相司馬竺超之得免
義宣軍別立宣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飲酒
不省其事及義宣敗於梁山暢爲軍人所
掠衣服都盡遇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必言暢已

得敗衣遂排玄謨上與玄謨甚不悅諸將請殺
之隊主張榮救之得免執送都下付廷尉見原
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
何偃因醉子彊暢信奇才也與義宣作賊而卒
無咎苟非奇才安能致此暢曰太初之時誰黃其
閭帝曰何事相苦初尚之爲元凶以空及義師
至新林門人皆逃尚之父子共洗黃閭故暢以
此譏之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卒謚曰宣暢
愛弟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時議非之弟悅取

有美稱歷侍中臨海王子瑣前將軍長史南郡
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偽號召拜爲吏部尚書與
鄧琬共輔偽政及事敗悅殺琬歸降復爲太子
中庶子後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於巴郡
置三巴校尉以悅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
郡太守未拜卒暢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諮
議參軍浩弟淹黃門郎封廣晉縣子太子右衛
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
刑動至數千拜免官禁錮起爲光祿勳與

晉安王子勛同逆軍敗見殺焉

列傳第六

宋書四十六

臣穆等案高氏小史趙倫之傳下有到彥之傳
而此書獨闕約之史法諸帝稱廟號而謂魏爲
虜今帝稱帝號魏稱魏主與南史體同而傳
末又無史臣論疑非約書然其辭差與南史異
故特存焉

劉傳第七

宋書

臣沈

新撰

劉懷肅

孟懷玉

懷玉弟龍符

劉敬宣

檀祗

劉懷肅彭城人高祖從母兄也家世貧寒而躬
好學初為劉敬宣寧朔府司馬東在任亦恩有
學功又為龍驤司馬費令聞高祖起義至小縣來

奔京邑平定振武將軍道規追相文以懷肅為
司馬文韶河澹之郭金等成桑落湖進擊破之
潁川太守劉統平除高平太守立既死徐子振
大破義軍於楊林義軍退尋陽懷肅與江夏
相張暢之攻澹之於西塞破之偽鎮東將黃馮該
成夏口東岸孟山圍據會山城相仙客守月壘
皆連壁相望懷肅與道規攻之躬探軍糧陷二
城馮該走石城生擒仙客立我熙元年正月振敗
先道規遣懷肅石城斬首四該及其子山靖子

肅自雲杜馳赴日夜兼行七日而至振勒兵三
萬旗幟蔽野躍馬橫矛躬自突陳流矢傷懷
肅額衆懼欲奔懷肅頭目奮戰士氣益壯於是
士卒爭先臨陣斬振首江陵既平休之反鎮執
懷肅子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偽輔國將軍
符嗣為孫偽龍驤將軍金符青樂志等屯結軍
夏懷肅又討之梟樂志等道規加懷肅督江夏
九郡權鎮夏口除通直郎仍為輔國將軍淮馬

歷陽二郡太守二年又領劉毅撫軍司馬軍部
如故以義功封東興縣侯食邑千三其冬相石
綏司馬國璠陳龍襲於胡桃山聚衆爲寇懷肅率
步騎討破之江淮間羣蠻及百氏以爲黨爲亂自
請出討旣行失旨毅上表免懷肅官二年卒時
年四十一追贈左將軍無子弟懷慎以子蔚祖
嗣封官至江夏內史蔚祖卒子道存嗣太祖元
嘉末爲大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世祖伐元
凶義軍至新亭道存出奔元凶殺其母以殉前

廢帝景和中爲義恭大宰從事中郎義恭敗以
黨與下獄死懷肅次弟懷敬澀前無才能初
高祖產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
欲不舉高祖高祖從母生懷敬未暮乃斷懷敬
乳而自養向祖高祖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
會稽太守尚書金紫光祿大夫懷敬子具道爲
錢唐令元嘉十三年東土饑上遣揚州治中從
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上表曰宰邑敷政必
以簡惠成能莅職闡治務以利民著績故王負

見紀於前升鄉流稱於後竊見錢唐令劉真道
餘杭令劉道錫皆奉公卹民恪勤匪懈百姓稱
詠訟訴希簡又翦蕩凶非屢能擒獲災水之
初餘杭高堤崩潰洪流迅激勢不可量道錫躬
先吏民親執板築塘既還立縣邑獲全經歷諸
縣訪覈名實竝為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上
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真道為步兵校尉十四年
出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以賊楊難當侵
寇漢中真道率軍討破之而難當寇盜猶不已

太祖遣龍驤

將軍裴方明率禁

兵三千八百人

節度十九年方明至武興率太子嶺守將軍劉

康祖後軍參軍梁坦陳彌裴肅之安西參軍段

長文等尚胡女興工國常侍劉僧秀綏遠將軍

馬炎張武將軍王真之等進次潭谷去集蘭數

里繼富遠其建節將軍等司復吹八等國守畢

將軍等將軍等德義公外為將軍業官二論

軍人將軍和言兵繼其後以財建軍以公破之亦

國以所收租進三十二萬餘錢進奉祖造之樂三千餘

三千餘里和又... 楊林振威將軍... 領三千騎... 難當... 虎先成... 將軍... 京都斬... 行至濁... 將軍... 刺史方...

西... 將軍... 刺史方...

師不拜詔曰... 楊難當造... 者衆其長史... 屢進失言... 訓高倉儲... 志在宣力... 乃心無... 偽將... 險... 昭武部太守... 散騎侍郎...

高祖尉奉朝請禮征西大將軍司馬仇池太守
宜並內從可符鑿梁二州厚加贍卹呂訓擊民
人已先子也又詔曰故晉壽太守姜道盛前討
仇池志輸誠力即戎著效臨時能消近先登
水殞身鋒鏑誠節俱亮矜悼予懷可贈給事中
賜錢千萬道盛注古文尚書行於世真道方明
並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寶貨又燕難當善
馬下獄死劉康祖等繫免各有聲方明明河東人
為劉道濟張武中兵參軍立功蜀二麻坐瀨川南

平昌太守皆坐賊於免官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也高祖珩晉河南尹祖淵

右光祿大夫父綽義旗後為給事中光祿勳追

贈金紫光祿大夫世居京口高祖東伐孫恩以

懷玉為建武司馬豫義旗從平京城進定京邑

以功封鄱陽縣侯食邑二千戶高祖鎮京口以懷

玉為鎮軍參軍下邳太守義興二年出為寧朔

將軍西陽太守新蔡內大除中言符如轉輔國

將軍領丹楊府兵戎石頭盧循逼京邑懷玉於

石頭產連戰有功為中軍咨議參軍戎帥徐道
壽屢欲以精銳登岸長懷王不敢上及循南走
懷王與眾軍追躡直至嶺表徐道屢屯結始與
懷王攻圍之身當矢石旬月乃陷勳南追循循
平又封陽豐縣男食邑二百五十戶復為大尉
咨議參軍征虜將軍八年遷江州刺史尋督江
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司州之松滋六
郡諸軍事南中郎將刺史如故時荊州刺史司馬
休之居上流有異志故授懷王此任以防之十一

丁父艱懷王有孝性因抱篤疾十
陳解不許又自陳弟仙各出繼喪主唯已乃見
聽未去任其年卒官時年三十一追贈平南將
軍子元卒無子國除懷王別封陽豐男子慧熙
嗣坐廢祭祀奪爵慧熙已宗嗣竟陵太守中大夫
龍符懷王弟也驍果有膽氣力能紀人少好游
俠結客於閭里早為高祖所知既克京城以龍
符為建武參軍江乘羅落覆舟三戰竝有功
參鎮軍軍事封平昌縣五等子加寧遠將軍

淮陵太守與劉藩向彌征相歆相石康破斬之
除建威將軍東海太守索虜斛蘭索度真侵
邊彭沛騷擾高祖遣龍符建威將軍道憐北
討一戰破之追斛蘭至光水溝邊以創奔走高
祖伐廣固以龍符爲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
川太守統步騎爲前鋒軍達臨朐與賊爭水龍
符單騎衝突應手破散即據水源賊遂退走龍
符乘勝奔逐後騎不及賊數千騎圍繞攻之龍
符奮勇接戰每一合輒殺數人衆寡不敵遂見

言時季三十三高祖深加痛惜並賜青州刺史
又表曰故龍驤將軍廣川太守孟龍符忠勇果
毅隕身王事宜蒙甄衣以顯貞節聖恩嘉悼
贈方州龍符投袂義初前驅致命推鋒三捷
爲衆先及西剽桓歆北殄索虜朝議宜與
施行會今北伐復統前旌臨助之氣冠三
于時逆徒寔素控弦掩澤龍符匹馬言
摧靡奮戈深入知死弗吝賊超奔道休
六軍因勢方軌長驅考其痛瘡

宜班爵上以褒勳烈乃追封愷元景身食邑千
百戶無子弟仙客以子微生嗣封大和元嘉京
有皇奪爵徙廣州以微生弟彦祖子份襲爵
齊受禪國除孝武大明初諸流徙有志慕本
微生已死子德祖歸京都有筋幹異力能背負
數人入隸羽林為殿中將軍二年索虜寇青冀
世祖遣軍援之係祖自占求行戰於桂梁獲
又陳新殺狼籍遂見殺詔書追贈潁川郡太守
可敬宣字萬壽彭城人漢楚元王文孫也祖建

征虜將軍文牢之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
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栢序鎮蕪胡牢之
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
金鏡以為母灌因悲泣不自勝序歎息謂牢之
曰卿此兒既為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起家
為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軍
事隆安二年王恭起兵於京以誅司馬尚之兄
弟為名牢之時為恭前軍司馬輔國將軍晉
陵太守置仁領兵而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

牢之心不能平及恭此舉使牢之爲前鋒太傅
會稽王道子與牢之書備言禍福使以兵反恭
牢之呼敬宣謂曰王恭昔蒙先帝殊恩今居伯
舅之重義心未彰唯兵是縱吾不能審恭事捷
之日必能奉戴天子緝穆宰相與不今欲奉國
威靈以明逆順汝以爲何如敬宣朝廷雖無成
康之隆未有桓靈之亂而恭怙亂阻兵志陵京
邑大人與恭親無骨肉分非君臣雖共事少時
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何有牢之至竹里新

恭大將顏延遣敬宣出高雅之等還京龍恭恭
去出城耀軍馳騎橫野之一時散潰元顯進號
後將軍以敬宣爲諮議參軍加守朔將軍三年
孫恩爲亂東土騷擾牢之自表東討軍次虎嘯
賊首死戰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吳賊畏
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進平會稽尋加臨淮
太守遷後軍從事中郎五年孫恩又入浹口曹
反句章賊頻攻不能拔敬宣請往爲援賊恩於
是退遠入海是時四方雲擾朝廷微弱敬宣每

慮艱難未已高祖既累破妖賊功名日盛故敬
宣深相憑結情好甚隆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
隨府轉軍郡如故元顯驕姪縱肆羣下化之敬
宣每預燕會未嘗飲酒調戲之來無所酬答元
顯甚不說尋進號輔國將軍餘如故元興元年
宰之南討栢玄元顯爲征討大都督日夜昏酣
宰之驟詣門不得相見帝出餞行方遇公坐而已
桓玄旣至溧洲遣信說宰之宰之以道子昏闇元
顯淫凶慮平玄之日亂政乃始假手於玄謀除執

政然後棄玄之隙可以得志於天下將許玄降
敬宣諫曰方今國家亂擾四海鼎沸天下之重
在大人與玄玄藉先父之基據荆南之勢雖無
姬文之德實爲參分之形一朝縱之使陵朝廷
威望旣成則難圖也董卓之變將生於公宰之
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玄之
後令我那驃騎何遺敬宣爲任玄拔爲其府諮
議參軍玄旣得志害元顯廢道子以宰之爲征
東將軍會稽太守宰之與敬宣謀共襲玄期以

明日值介日大霧府門晚開日射敬宣不至
之謂所謀已泄率部曲向白洲欲奔廣陵而敬
宣還京口迎家牢之尋求不得謂已為玄所擒
乃自縊死敬宣奔喪哭畢即渡江就司馬休之
高雅之等祖奔洛陽往來長安各以二萬為費
求救於姚興與與之符信令關東募兵得數千
人復還至彭城間收聚義故玄遣孫無絡討興
州刺史劉軌軌要敬宣雅之等共據山陽破之
不剋又進昌平間戰不利衆各離散乃俱奔餅

吾復本土乎乃歸青州大姓諸君封拜
大帥免達讓滅德推休之為主刺日
軌為德司空休之被委任雅之又欲要
此公年老吾觀六有安齊志必不動不
雅之以為不然遂告勳勳具不從謀
殺軌而去至淮泗間會高祖平京口
宣左右疑其詐敬宣曰吾固知其然矣

誘我也即便馳還於至京師以歡宣為
軍晉陵太守襲封武河縣男是歲安
年也相敬等三賊揚言寇屬陽敬宣
軍諸葛長民大破之敬單騎走渡淮
領回而還遂安威將言于江州刺史
於高祖曰讎恥既雪而四海清蕩所
以終餘年恩遇不遺也後復飽後即
傷於滄且盤龍無忌猶立為馮寵賢
一朝先之必助新好之事不可不

雖失利退據固之兵即拆復其年
口號江州刺史寇豫皆于亮又遣符宏亮
宣並討破之初劉毅之少也為敬宣寧
勇人或以雄傑許之也宣曰人非常之
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為人豪邪其性
可思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亦當以
耳目教聞之深以為恨及在江陵知敬
宣之言於高祖曰劉敬宣父子忠國既

不豫。遂始往將勞。兵方須敘報如敬宣
之在也。及若復言。不立平。三教相申。起者
三正。可為身外。常在耳聞。已後其都實
亦。復為江州之所。該慨。宣愈不自
正。自衣解職。於是敬徹賜給。宅宇。月
賜高祖數引。與游宴。恩款周洽。所賜
以。器服玩好。真與比焉。尋除元軍將
領。襄城太守。宣城多山。縣郡舊立
。用前人名。發調。巧造。作。案。

宣到郡。悉罷私屯。唯伐竹木。治府舍而已。以
多首出。遂得三千餘戶。高祖方大相寵任。欲先
令立功。義喫三季表。遣敬宣率眾五千伐蜀國。
子博士周祗書諫。高祖曰。自義旗之建。所征無
不必克。此可謂天人交助。信順之徵也。今大難
已夷。君臣俱泰。頃五穀轉豐。民無賊苦。劫盜之
患亦為弭息。比誠漸足。無事宜大寧。治本蜀賊
宜平。六合宜一。非為不爾也。古人有言。天時不
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萬有餘里。所

流天險動經時歲若此軍直指成都徑禽護民
者復是將帥奮威一快之舉耳矣益土荒殘野
無青草成都之內殆無孑遺計得彼利與今行
軍之費不足相補也而今往艱險雨雪方降驅
三州三吳之人投之三巴三蜀之土其中疾病
死亡豈可稱計此一疑也賊必不守窮城將決
力戰今我往勞困彼來甚逸若忽使師行不利
人情波駭大勢挫衄此二疑也且千里饋糧士
有饑色況今泝險萬里所在無儲若兵不鮮

而能致今日之事若衆力離散亦何以至此官
所遣兵皆烏合受募之人亦必無千人一心奮
前無還矣為治者固先定其內而理其外先安
其近而懷其遠自頃狂狡不忌謀叛相繼未嘗
謂人和也天險如彼未可謂地利也毛翁之言
儻不雪不應以得死為限劉敬宣蒙生春之惠
亦宜性命仰報今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而

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未安關門之辱非所
豫苟其有心不覺被盡不從假敬宣節盡征
諸軍事都如故既入陝分遣振武將軍巴東大
守溫祚以二千人揚聲外水自擊之州刺史
隨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田整
而進敬宣率先士卒轉戰而前遂奪郡之實
竟去成都五百里偽輔國將軍譙道福守
三軍險相持六十餘日大小十餘戰賊固守
不得進食糧盡而多病死者太

半引軍還誰從送其妻其妻女一處
茂母何并諸士人喪在河之中流敬宣皆極接
致歸為有司所奏免官則封三分之一五年高
祖伐鮮卑除中軍諮議參軍加冠軍將軍從三
臨朐慕容超出軍距戰敬宣與兗州刺史劉藩
等奮言賊軍大破之龍驤將軍王世龍符戰沒敬宣并
領其眾圍虜二國虜獻略盧循過京師敬宣分
領鮮卑虎班突騎軍甚教之循等遂去而畏之遷
使持節督馬頭淮西諸軍事都督鎮蠻護軍淮南

安豐二郡太守梁國內史將軍如故循既走仍
夜高祖南討轉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敬宣寬
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事時尚書
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相逼便
盡禮著歡或問混曰卿未嘗擊交於人而傾盡
於高祖壽何也混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限孔
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邪初敬宣回
節於蜀劉毅欲以重法繩之高祖既相任待又
可無忌明言於毅謂不宜以私憾至公

文致為戮已當入刑以法之毅雖之相謂
高祖曰夫生平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
萌曹公失之於王卓公宜深慮之毅出為荊州
謂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為長史南蠻宜有
見輔意乎敬宣懼禍及以告高祖高祖笑曰但
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出為使持節督北青州
軍事專征虜將軍北青州刺史領清河太守
領冀州刺史時高祖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
長民臨入蜀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狼及專心

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
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首尾十載遂
奉三州七郡今此杖節當懼福過禍生實思避
憂豈足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遣使至長民書高
祖謂王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也十一年正月
進號右將軍司馬道賜曰晉宗室之賤屬也為
敬宣參軍至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道賜乃陰結
司府辟閻道秀及左方小將士猛子等謀反道
自號齊王以道秀為

州史規據信國果

與應休之敬宣召道秀有所論因屏人左右悉
出戶猛子逡巡在後取敬宣備身刀殺敬宣時
年四十五文武位吏即討道賜猛子等皆斬之
先是敬宣未死嘗夜與僚佐宴集空中有放一
雙杖屬於坐中遂敬宣食槃上長三尺五寸已
經人著耳鼻間竝欲壞頭之而敗之至高祖嘗
哭喜哀子祖嗣宋受禪國除

檀祗字恭叔高平金鄉人左將軍敬第一弟也
為孫無終輔國參軍隨無終東征孫恩屢有

兵力得為王誦龍驤參軍從高祖克京城參建
武軍高祖至羅落檀馮之戰沒之後仍以馮之所
領兵配於京邑既平參鎮軍事加振武將軍兼
張武大將軍道規追討桓玄每戰先捷江陵平
定道規遣祇征涇河以命桓道兒張清荷嗣等
皆悉平之除龍驤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
又為寧朔將軍竟陵太守不拜破桓亮於長沙
符宏於湘東武陵內史京悅疾病道規以祇代
悅加寧朔將軍

為中書侍郎盧循逼之邑加輔國將軍領兵屯
西明門外循退走祇率所領步直援江陵未發
遇疾停八年遷右衛將軍出為輔國將軍宣城
內史即本號督江北淮南軍郡事青州刺史廣
陵相進號征虜將軍加節十年亡命司馬國璠
兄弟自北徐州界聚眾數百濟得通淮因天夜
陰闇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上聽事
祇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敗乃入祇語左
右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曉必

走矣賊聞鼓鳴謂為曉於是奔散追討殺百餘人祇降號建武將軍十一年進號右衛將軍十二年高祖北伐而亡命司馬缺寇洽洽或作洽守秦郡太守劉基求救分軍掩討即破斬之十四年宋國初建天子詔曰宋國始立內外草創林莽王要摠司須才右將軍祇可為宋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祇性矜豪業在外放恣不願內遷甚不得志發疾不自治其年卒廣陵時年五十一贈散騎常侍將軍將軍蓋曰威侯子獻嗣元熙中卒無

十祗次子朗紹封朗卒子宣明嗣宣明卒子
嗣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劉敬直與高祖恩結龍濟義分卓合
興復之始事隔途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棄
稱之任義止於人存飾終之數無聞於身後
禮之有厚薄者將有以乎

列傳第七

宋書四十七

列傳第八

二十八

臣沈

約

新撰

朱齡石

齡石弟超石

毛脩之

傅弘之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家世將帥祖騰建威將軍吳國內史伯父憲及斌並為西中郎掾真將佐憲為梁國內史斌為汝南內史太司馬桓溫伐真於壽陽真以憲兄弟與溫潛通並殺

之齡石父綽逃走歸溫攻戰常居先不避笑石
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溫怒將斬之溫
弟沖苦請得免綽為人忠烈受沖更生之恩事
沖如父參沖車騎軍事西陽廣平太守及沖薨
綽歐血死沖諸子遇齡石如兄弟齡石亦好武
事頗輕佻不治產檢舅淮南蔣氏人才儔芳齡
石使舅卧於聽事一頭剪紙方一寸帖箸舅枕
自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
危懼戰慄為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

和何舅眠密然割之舅即死初為殿中將軍常
隨隋桓脩兄弟為脩撫軍參軍在京口高祖克
京城以為建武參軍從至江乘戰齡石言於高
祖曰世受桓氏厚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軍
後高祖義而許之事定以建武軍參軍遷武康令
加宣遠將軍喪亂之後武康人姚休祖招聚亡
命軍為劫盜所丘險阻郡縣畏懼不能討賊石
至縣偽與休祖親厚召為參軍以休祖恃其兄弟
徒當還感謂齡石必不敢圖已乃出應召齡石

若結腹心知其在此途徑乃要之於祖宴會此左
右斬之乃率吏人馳至其家掩其不備莫有得聞者
手者悉斬係祖兄弟殺數十人自是一郡得清
高祖又召為參軍補徐州主簿遷尚書都官郎
尋復為參軍從征鮮卑坐事免官廣國平復
參軍盧循至石頭領中軍循選敢死之士數千
人上南山斥高祖遣齡石領鮮卑步稍過淮擊平之
率厲將士皆殊死戰殺數百人賊乃退齡石既
有武幹又練文職高祖甚親之

循平以為

寧遠將軍寧蠻護軍西陽太守義熙八年
乃伐劉毅齡石從至江陵義平遣諸雷伐蜀
齡石為元帥以為建威將軍去荆州刺史率寧
將軍朱林等凡二萬人發自江陵尋加節益州
諸軍事初高祖與齡石密謀遣軍討劉毅宣往
奉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水陸而
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也如此必以重
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

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地制敵之奇
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嘗慮實利有函書令討賊
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進未知處分
所由至白帝後書曰賊軍奔外以取成都賊
烹朱林於中水取黃漢使書請賊進千餘白
內水向黃虎衆軍以倍道兼行諸將果備內水
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前將軍
宗利史侯輝尚書僕射蜀郡太守譙說等率
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爲城士卒悉思賊石三鼓

衆以賊水也
以拔北壘南城不糜而自散也七月齡石率劉
鍾蒯恩等攻城詰詘賊至日具焚其樓櫓四面
登斬侯輝譙說仍回軍以麾南城即時散
別大衆十五級諸營守以次上出所衆軍乃全
正之正前驍將軍臧宮至度廣漢城本今林三廣
復譙道福別
乘船陷牛腰城斬其大將
無譙縱聞諸處
敗并于涪城巴西人三志

一之偽尚書令馬就封
庫以待王師道
高祖不守
精銳五之
下金
行來走聞縱已
道
福衆亦散乃逃于
祭
四民社瑤縛送
斬
于軍門桓議為
性
入
會為寧蜀太守
之
亦斬焉高祖之
伐
蜀
將謀元帥而難其人乃
舉齡一石衆咸謂自
亡
蜀
首雄傑重將齡石
名尚輕慮不辨克諫去
其
衆高祖不從乃分大
軍之半猛將勁卒悉以
配
之職嘉敬皇后弟茂
族高祖之
知
善以其事
齡石書

以初任成洛蜀人
成產德作亂攻洛城
以
之新產德初
平
所戮止縱一祖之後
產
德事起多所連結乃窮加
誅
前勇死者甚衆進號
將軍將軍進所
益州巴
四梓潼宕渠南漢中
秦州之安固懷寧六郡
軍
事以平蜀功封豐
城縣侯食邑千五百
一
年以改為太尉諮議參軍
加冠軍將軍十二年北伐
遷
之左將軍本號如故
配以兵力守衛殿省劉穆
之
甚加信仗內外諸
事皆與謀
高祖還彭城以齡石為相國右司

高祖十四年，以西將軍在陽公。我負被徵以齡石
持節督軍。中二。宣重。石亦舉城
若。不可守。可與。歸齡石亦舉城
奔。護將軍主敬先。成。公。聖齡石自潼關
率。先。斷其水。渴不能戰。城陷
虜。及敬先還長安。見殺。時年四十。子景
符。景。卒。子祖宣嗣。坐。之。討八年。不反。及
不。國。秩。尊。爵。以祖宣。改。紹。封。齊。受。禪
石。弟。超。亦。果。超。亦。難。出自將家

兄弟並開尺牘桓謙為衛將軍以補行參軍以
參前無忌輔國右軍軍事徐浩覆破無已
石以為參軍至石頭超石說其同舟人乘單舸
走歸高祖高祖甚喜之以為徐州主簿超石收
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遷車騎參軍事尚書
都官即尋復補中兵參軍寧朔將軍沛郡太守
西伐劉毅使超石率步騎出江陵未至而毅平
及討司馬休之遣冠軍將軍桓道濟及超石步
軍出大簿參宗之聞超石且至自率軍逆之未

戰而江陵平從至襄陽領新野太守追宗之至
南陽而還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前鋒入河索
虜托跋嗣姚興之壻也遣弟黃門郎鷲青冀州
刺史安平公乙旃眷襄州刺史托跋道生青州
刺史阿薄干步騎十萬屯河北常有數千騎緣
河隨大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河流
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虜所殺略遣軍截道
岸虜便退走軍還即復東來言向祖乃遣白直隊
主丁旸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上設水

百餘步爲却月陣兩頭抱河車四且七仗士
使豎一白旄虜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
竝未動高祖先命超石馳往赴之并齎大弩百
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虜見營陣旣
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虜虜以衆
少兵弱四面俱至嗣又遣南平公托跋嵩三萬
騎至遂肉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又選善射者
叢箭射之虜衆旣多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
鎚并千餘張稍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稍

輒同賈三四虜虜衆不能當一時奔潰臨陣斬
阿薄千首虜退還平城超石率胡蕃劉榮祖等
追之復爲虜所圍奮擊盡日殺虜千計虜乃退
走高祖又遣振武將軍徐猗之罕人向越騎城
虜圍猗之以長戟結陣超石赴之未至悉奔走
大軍進克蒲坂以超石爲河東太守戍守之賊
以超石衆少復還攻城超石戰敗退走數日乃及
大軍高祖自長安東還超石常令人水道至彭
城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擾亂高
祖遣超石慰勞河洛始至蒲坂值齡石自長安
東走至曹公壘超石濟河就之與齡石俱沒焉
佛佛所殺時年三十七

毛脩之字敬之滎陽陽武人也祖虎生伯父璩並
益州刺史父璩梁秦二州刺史脩之有六志頗
諳吏籍荆州刺史殷仲堪以爲高士遂參軍相玄
克荆州仍爲玄佐歷後軍太尉相國參軍解音
律能騎射玄甚遇之及篡位以爲屯騎校尉隨
玄西奔玄敗於嶧嶧洲復還江陵人情離散議欲

西奔漢川脩之誘令入蜀馮遷斬玄於夜回州
脩之力也晉安帝反正於江陵除靈騎將軍下
至京師高祖以為鎮軍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
旬月遷右將軍既有斬玄之謀又伯父並有蜀土
高祖欲引為外助故頻加景爵及父瑾為譙縱
所殺高祖表為龍驤將軍配給兵力遣令奔赴
又遣益州刺史司馬榮期及文處茂時延祖等
西討脩之至宕渠榮期為參軍楊承祖所殺承
祖自稱鎮軍將軍巴州刺史脩之退還白帝承

祖自下攻之不拔脩之使參軍嚴綱等收兵聚
漢嘉太守馮遷率兵來會討承祖斬之時文處
茂猶在巴郡脩之遣振武將軍張季仁五百兵
係處茂等荆州刺史道規又遣奮武將軍原道
之領千人受脩之節度脩之遣原道寸之與季仁俱
進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脩之下都上表曰
臣聞在生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
途已竭所以未淪於泉壤借命於朝露者以日
月貞照有兼映之輝庶憑天威誅夷讎逆自提

戈西赴備嘗時難遂使齊斧停柯狡豎假息誠
由經路有暨亦緣制不自己撫影窮號泣望西
路益州刺史陋始以四月二十九日達巴東頓白
帝以侯廟略可乘之機宜踐投袂之會日屢愆臣
雖効死寇庭而理絕救援是以束骸載馳訴冤
象魏昔宋室申丹楚莊有遺履之憤況忘家殉
國豈有臣門節冠風霜人所矜悼伍負不虧君義
而申包不忘國艱俟會佇鋒因時乃發今臣庸踰
在昔未蒙日月邁之旗是以仰辰極以希照眷西

士以灑涕也公私懷恥仰望洪因心豈宜遂享名譽此
肩人乞求情既所不容即實又非所繼但以方杖
威靈須綜編乞解金此亦私之榮賜以雁揚
折衝之號臣之於國理無虛請自臣涉道情慮
三之難也其妻文纏常慮性命隕越要當躬先士
卒身死賊庭于斬凶醜以攜哭大之哀莫然後就
死之日身化如歸闔門靈爽三三不謝先帝泰玄
靈何報及其情事乃命冠軍將軍劉敬宣率文
武將軍等祖諸軍伐蜀軍大書虎無功而退燕

劉由處送備之父伯及中表喪心喪之並得俱送
盧循逼京邑備之服未除起為輔國將軍尋
加宣城內史成姑孰為循當阮賜所攻擊破之
循走劉毅還姑孰備之領毅後復置百馬空長置
吏僅免將軍內史官毅西鎮江陵以為當軍司
馬輔國將軍南郡太守備之雖為毅將位而深
自結高祖高祖討毅先遣王鎮惡襲江陵備之
與議議參軍任集之等並力戰高祖宥之時遣
朱齡石伐蜀備之固求行高祖慮備之不助必

當以三回
衛將軍備

山廟中有佳牛

司馬休之以為證

有馬備之並

議參軍寇軍將軍領南郡高祖將伐元先遣

備之復考陂起田數千頃及至彭城又使營立

府舍轉相國右司馬將軍如故時洛陽已平即

本號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西州事戍洛陽

脩治城壘高祖既至案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

時計直二十萬先是劉敬宣女嫁高祖門錢三
百萬雜線千匹時人竝以為厚賜王鎮惡死脩
之代為安西司馬將軍如故值桂陽公安其具已
發長安為佛佛虜所邀軍敗脩之與義真相失
走將免矣始登一坂坂甚高峻右衛軍人叛走
已上坂嘗為脩之所罰者以戟擲之傷額因墜
坂遂為佛佛所擒佛佛死其子赫連昌為索虜
并跋肅所獲脩之并沒初脩之在洛敬事嵩高
山寇道士道士為肅所信敬營護之故得不死

遷于平城脩之官為羊羹以薦虜尚書尚書以
為絕未獻之於肅肅大喜以脩之為太官令稍
被親寵遂為尚書光祿大夫南郡公太官令尚
書如故其後朱脩之沒虜亦為肅所寵脩之相
得甚歡脩之問南國當權者為誰朱脩之答云
敬景仁脩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得歸罪
之日便應中講到門邪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
乃說談脩之且答并云賢子元矯其能自處為
時人所稱脩之悲不能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

呼自此一不復反初荒人古來言脩之勸誘秦後
邊并教秦以中國禮制太祖甚疑責之脩之後
得還且相申理上意乃釋脩之在虜中多言妻
妾男女甚多元嘉二十三年死於虜中時年七
十二元矯歷宛陵江乘溧陽令

傅弘之字仲度其地泥陽人傅氏舊屬靈武漢

朝置泥陽富平

泥陽四口武帝太

初靈州之北

一曰後魏後封靈州公不欲封本縣故然一曰

復泥陽曾祖暢祕書丞沒胡生子洪晉穆帝末

和中胡亂得還洪生韶梁州刺史散騎常侍韶

生弘之少倜儻有大志為本州主簿舉秀才不

行相之將篡新野人庾仄起兵於南陽襲之雅州

刺史馮該該走弘之時在江陵與弘子彬謀殺

荆州刺史桓石康以荆州刺史應仄彬從弟宏知

其謀以告石康石康收彬殺之繫弘之於獄相

立以弘之非造謀又白衣無兵眾原不罪義旗

立以弘之非造謀又白衣無兵眾原不罪義旗

建輔國將軍道規以爲參軍宣遠將軍魏興大
守盧循作亂桓石綏自洛甲口自號荊州刺史
陽令三天恩自號梁州刺史襲西城時詔爲
州遣弘之討石綏等並斬之除八尉行參軍從
征司馬休之署後部賊曹仍爲建威將軍順陽
太守高祖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軍
自武關入僞上洛太守缺脫奔走進據藍田招懷
去三日晉人龐斌之戴養胡人康橫等各率部落
歸化弘之素善騎乘高祖至長安弘之於姚弋

麟迎內綏服戲馬或馳或驟往反二十里其
有姿制元胡聚觀者數千人並驚惋歎息初上
馬以馬鞭柄策挽致兩股內及下馬柄孔猶存
進爲桂陽公義真雍州治中從事史除西戎司
馬寧朝將軍略陽太守徐師高反叛弘之討平
之高祖歸後佛佛僞太子赫連瓊之弟三萬襲
長安弘之又領步騎五千於池陽大破之殺傷
甚衆瓊又抄掠渭南弘之又於寡婦人渡破瓊
獲賊三百掠七千餘口又義表具東歸佛佛領國

追躡於青泥六戰以之身貫甲冑氣冠三軍軍
敗陷沒佛佛逼令降弘之不為屈時二宮禳禱弘
之弘之叫罵見殺時年四十二

史臣曰三代之隆畿服有品東漸西被無遠不
荒及漢氏周土通譯四方風教淺深優劣已遠
管室採擇遷來宅揚越關朔遙阻隴汧遐荒區甸分
其內外山河判其表裏而羌戎雜合文絕聲教
固宜待以荒服羈縻而已也若其懷道畏威奉
王受職則通以書軌班以王規若自甘阻遠屈

強邊壘則此險關關御其外也桓溫一世英人
志移晉鼎自非兵屈西洲戰劍枋頭則光宅之
運中奉允集高祖無周世累仁之基欲力征以
君四海實須外積武功以收天下人望止欲挂
旆龍門折衝冀越跨功桓氏取高營人地未開
於東晉威獨振於江南焚後可以憂國情慙民
志無歸運而膺寶策豈不知秦川不足供養
百二難以傳後哉至舉咸陽而棄之非失策也
此四將善歸衆難固之情已至於俱陷為不幸

矣

列傳第八

宋書四十八





